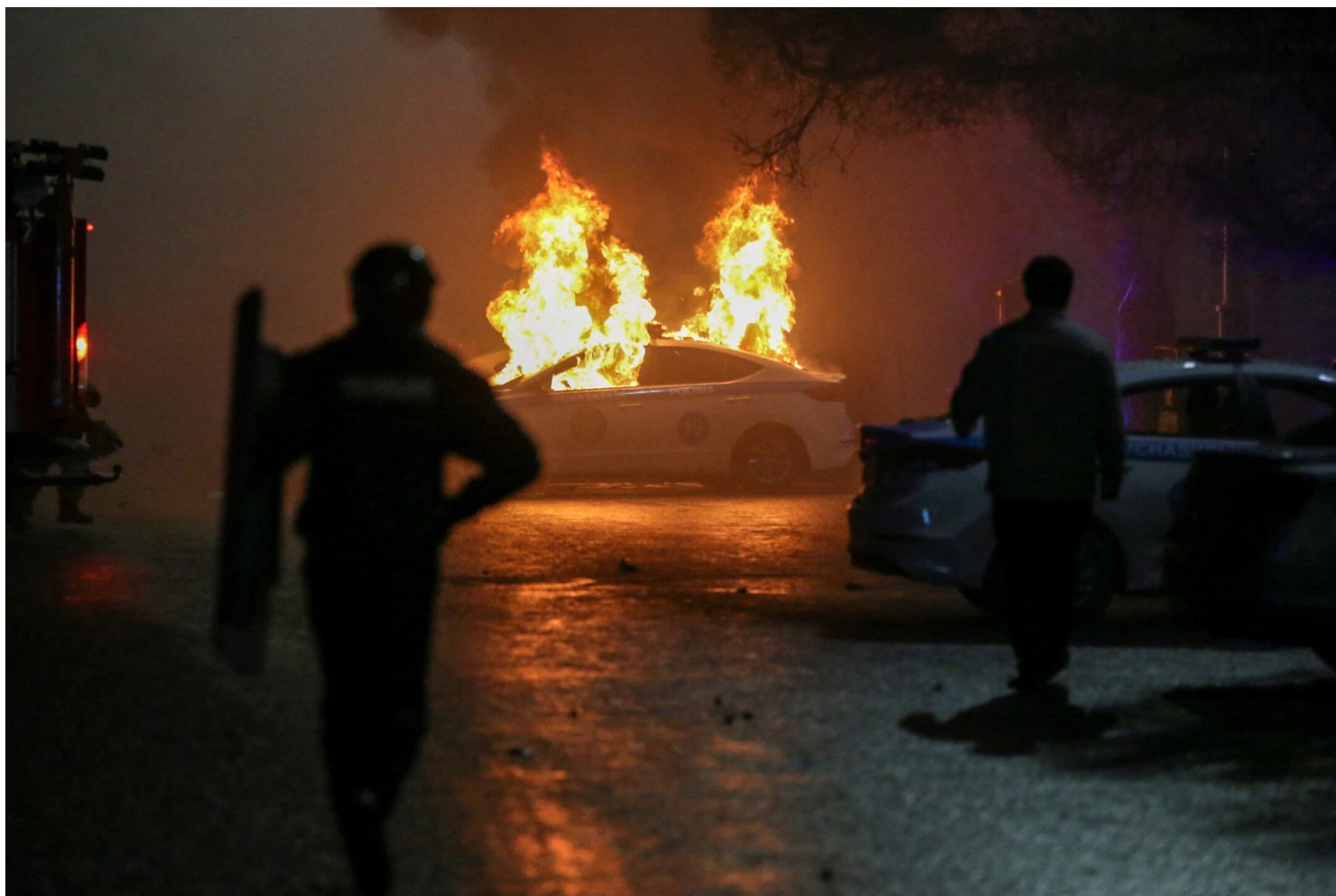


评论 国际

燃油上涨的八毛钱，如何成为哈萨克斯坦不可承受之重？

中亚最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如何走到这一步，又将往哪里去？



2022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市民到街头示威，焚烧警车，抗议液化石油气价格管制被取消，导致石油气价格一夜间上涨摄：Pavel Mikheyev/Reuters/达志影像



路尘 [+](#)

| 2022-01-07

【编者按】本周，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示威冲突，引发政局动荡。1月6日，以俄罗斯为首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已派出联合部队进驻哈萨克斯坦。为何哈萨克斯坦民意的不满会集中爆发？什么又是压在人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世界说，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在从1月4日到5日的不到24小时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尝试了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了稳定局势所能尝试的所有方法：从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抗议地区戒严进入紧急状态、部署大量警力并允许他们使用催泪瓦斯、水龙和强光爆震弹以驱散抗议人群，到撤回引起抗议的改革措施、按照抗议者要求解散本届政府内阁、甚至将成为抗议对象的老总统彻底解职，再到切断全国通讯网络、警告将会对暴力行径采取强硬措施。但即使在托卡耶夫完成了所有这些努力之后，席卷哈萨克斯坦全境的抗议浪潮依然没有停下来。

1月5日晚间，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抗议者在冲进市政大楼、占领数个警察局和电视台之后，又进一步劫持（“接管”）了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在阿拉木图州首府塔尔迪库尔干市，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被抗议者合力拉倒，西南部城市阿克陶则持续发生万人集会，要求托卡耶夫也辞职下台。

而这一切的源起，仅仅是新年伊始被取消的价格管制导致哈国液化石油气价格一夜间上涨了60哈萨克斯坦坚戈（约合人民币0.88元）。

北京时间1月6日凌晨，哈萨克斯坦全境进入紧急状态，此时距离国家东部地区触发23：00宵禁规则仅余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托卡耶夫致电集安组织求援，引用集体安全条款要求集安组织协助出兵以平息国内的“恐怖分子”。在这之前的三十年里，哈萨克斯坦是稳定平稳发展的地区典范，没有人想到这一切会在一夜之间，被一次涨价彻底改变。

中亚最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如何走到这一步，又将往哪里去？





2022年1月6日，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安全部队进城，部署反恐行动以阻止街头示威。摄：Valery Sharifulin/TASS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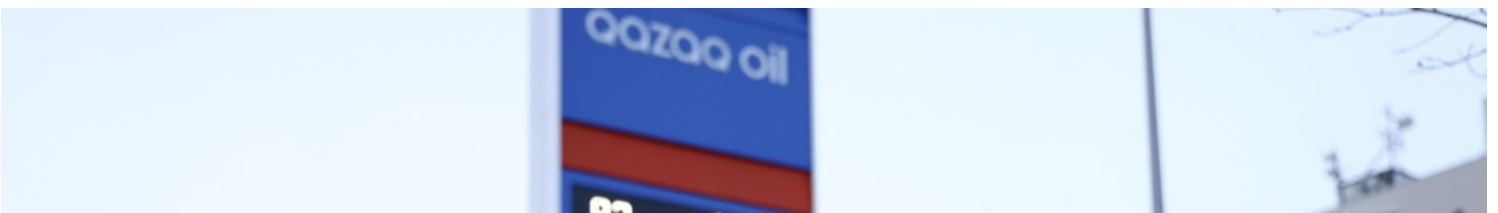
致命的涨价 哈萨克斯坦的燃油总有一天会涨价，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在此之前，哈萨克斯坦长期执行着针对燃油的价格管制，且价格水平低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而设想中的“市场化改革”始终停留在纸上。本轮涨价前，哈国液化石油气在理论上进入自由市场已有三年之久，但由于政府管制政策的存在，其价格始终徘徊在50-60坚戈/升（折合人民币约0.73-0.88元），作为对比，在同样以燃油价格低廉著称、也同样是能源出口大国的邻国俄罗斯，液化石油气价格目前为32卢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33元）——是涨价前哈萨克斯坦气价的三倍有余。

惊人低廉的价格源自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多年来力保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考虑，但与之同时，这样的价格注定难以为继：当前，哈萨克斯坦生产1升液化石油气的成本已经接近110坚戈（约人民币1.61元），过低的价格造成本国能源企业长期亏损，而从国外进口燃油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条件和生产能力限制，哈萨克斯坦老化的设备不足以供应国内持续人口增长带来的越来越高的能源需求，这使得尽管燃油价格被小心维持在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消费得起的水平，供应本身却长期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

与此同时，燃油问题在哈萨克斯坦不啻为一个政治火药桶，这也同样不是什么新鲜事。

过去十年，哈萨克斯坦经济陷于困顿，大量人口滑落到贫困线附近，而液化石油气正是其中大多数人为节省生活成本而所能选择的最后选项：它比汽油或天然气都更便宜。这也使得它成为供应链的最底层血液，它的价格将进一步影响到包括食物在内的几乎所有基础生活需求产品的价格，对于强烈依赖液化气和由液化气驱动输送的廉价食品的人群，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2021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名市民走过一个油站的价钱牌。摄：Valery Sharifulin/TASS via Getty Images

而如果考虑到哈萨克斯坦本身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本国一线生产者却被迫要精打细算、用最低的价格消费最廉价的能源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就连这样的卑微需求都还往往得不到保障，或许就能够理解哈萨克斯坦民众为什么会在液化气价格上寄托了如此之多的意义。

2014和2017年，两次因供应短缺或价格波动引发的燃油危机都在哈国国内引爆负面社会情绪，加油站的长队和燃油价格的波动成了最为敏感的题目，这一次也没有理由例外：1月1日，液化气价格管制政策正式取消，当天西南部省份曼吉斯塔乌州气价就翻了一番，飙升到了120坚戈/升，不幸的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内这一地区同样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恰恰集中了过去十年最为激烈的社会不满情绪。

永远慢半拍

曼吉斯塔乌州富产油气，是哈国国内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省份之一，也是过去十余年，哈萨克斯坦缺乏有效改革、逐渐失去生气的油气企业的集中地：依托石油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城镇在生活条件上并不舒适，但工人们无处可去，劳动繁重，工资则多年未见上涨，仅仅依靠少数人的暴富而在统计学意义上拉高了平均值。

2011年，曼吉斯塔乌州城市扎瑙津爆发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三十年最为血腥的一场抗议，石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现场军警最终向人群开了枪，十余人殒命，也将这个城市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推进了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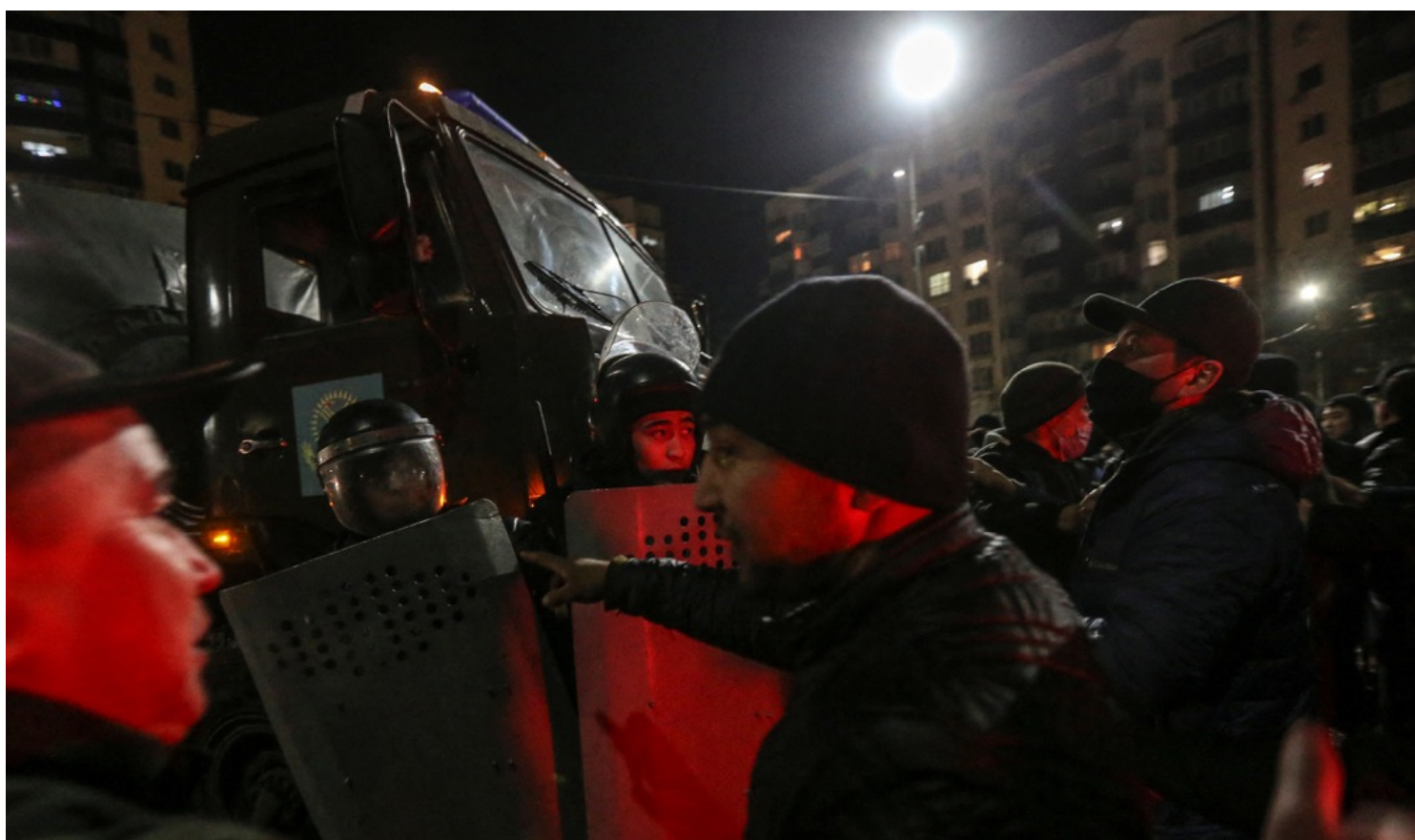
1月1日，面对飙升的气价，扎姆拜丹从成为第一个受害者，1月2日，走上街头的抗议者要求液化气降价，或提高工人工资，这一抗议行动最初规模并不引人注目，但原本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回应需求、平息事态的本地官员对此选择了无视，总统托卡耶夫在社交媒体上的回应则既缺乏实质性意义，又来得太迟。1月2日晚间，抗议开始外溢到曼吉斯塔乌州其他城市。

3日，抗议浪潮进一步外溢，抗议者人数增加到了前一天的几倍，呼声也逐渐从液化气价格上偏离，变成了更具政治意味的“解散政府”。为了缓和曼吉斯塔乌州形势，政府开始许诺将液化气价格降到85坚戈，但这一迟到的妥协没有奏效，反倒进一步激怒了人群。

3日当晚，多地出现了冒着零下十几度严寒留在市中心过夜的抗议者驻营地，哈国政府在4日开始让步，称将在曼吉斯塔乌州将气价调回50坚戈。如果这一承诺提前两天，抗议极有可能将会静悄悄地散于无形，但此时事态早已超出曼吉斯塔乌州范围，人群关心的也已经不只是液化气价格，再一次迟到的妥协仍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也是4日，托卡耶夫在其全国讲话中十分不吉利地断言“政府不会倒台”，他同时呼吁人群“保持理性”。

接下来的几十个小时里，伴随着军警与抗议者间不断发生的肢体冲突和暴力事件，事情开始向着脱轨方向加速，越来越多的集会人群将矛头指向了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要求他彻底退出政治，后者尽管已在2019年卸任总统，但仍然担任着安全理事会主席一职，家族成员也依然活跃于哈国政商两界，特别是在油气产业仍有极强的影响力。





2022年1月4日，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示威者在街头与身穿防暴服的执法人员对峙。摄：Pavel Mikheyev/Reuters/达志影像

托卡耶夫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推翻了自己一天之前的强硬表态，1月5日早间，他先以数道总统令接连批准了政府辞呈、更换了总理、用总统办公厅人选更换了国务秘书和国家安全委员会（KNB）第一副主席（原为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萨马特·阿比什），随后公布的会议发言又推翻了仅生效五天的气价市场化改革。5日白天，阿拉木图抗议者首先发动对于市政机关的冲击，随后多地宣告失守，5日晚，托卡耶夫又在全国讲话中宣布解除纳扎尔巴耶夫的国安委主席职务，改由自己担任。

至此，此前抗议者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已被满足，但这一堪称石破天惊的举措同样未能阻止阿拉木图抗议者以惊人的速度和势头攻城略地，直至夺取机场控制权。

北京时间1月6日凌晨，有报导称劫持机场的数十名闯入者已自行离开机场，约半小时后，托卡耶夫结束与普京和卢卡申科的通话，致电集安组织要求军事援助。作为集安组织轮值主席的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随后宣布了应哈萨克斯坦要求派遣维和部队的决定——构成这支维和部队的将主要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的军队。

将往哪里去？

过去三年，纳扎尔巴耶夫和其家族在哈萨克斯坦政治中的地位尽管依然强大，但的确在逐渐弱化，长女达丽嘉在2020年突然被托卡耶夫从参议院议长职位上解职，打破了前一年权力过渡当中“纳扎尔巴耶夫卸任，原参议院议长托卡耶夫接任总统，达丽嘉接任参议院议长”所形成的轮转局面，也由此断绝了此前“权力会进一步移交给达丽嘉”的流言。2021年春天，托卡耶夫取代纳扎尔巴耶夫成为政策咨询机构“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的主席，逐渐接替了纳扎尔巴耶夫卸任后所保留的正式职务。

但在现实中，纳扎尔巴耶夫仍被普遍视为哈萨克斯坦真正的掌权者。1月5日辞职的总理阿斯卡尔·马明出自他的任命，议会中他的党派也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党，通过Samruk-Kazyna基金会，纳扎尔巴耶夫继续控制着经济的“制高点”，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更进一步确保了他对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队的掌控：这一职务在法律上已被规定将由纳扎尔巴耶夫终身担任。

这使得1月5日发生的一切难以避免地启人疑窦：除了纳扎尔巴耶夫本人，5日深夜，纳扎尔巴耶夫此前的长期助手、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KNB）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同样在这次风暴中遭到解职，原国家安全局局长埃尔梅克·萨金巴耶夫接任该职务，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职则交给了原总统安全局局长萨肯·伊萨别科夫。加上5日早间宣布“换人”的国务秘书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以及同样出于纳扎尔巴耶夫任命

行人。加上5日午间天降“冰雹”的威力和1月4日自然又发生火灾的一幕上座，以及内行出了纳扎尔巴耶夫任命的总理马明，在5日短短24小时内，哈萨克斯坦已有至少五个重要职务从纳扎尔巴耶夫一系人马手中旁落。



2022年1月4日，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执法机构人员与示威者在街头对峙。摄：Pavel Mikheyev/Reuters/达志影像

而阿拉木图在1月5日究竟经历了什么，甚至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仍远未获得澄清：直到目前，哈萨克斯坦抗议浪潮中仍无可见的反对派领导人或组织者，为何唯独在一月5日晚间的阿拉木图，抗议者一方表现出了惊人的行动力和侵略性，而应在当地驻守的军警却毫无抵抗地消失无踪——他们甚至没有出现在机场的照片或视频里。

以“入侵者表现出异常高的组织水平”为由，阿拉木图已在6日凌晨开始了“反恐行动”，托卡耶夫也使用同一个理由向集安组织提出了援助请求：这些人被认为可能来自哈国境外，他同时称，骚乱已经覆盖了“国家大约一半的领土”。

而在更广大的抗议现场，哈萨克斯坦堪称堆积如山的社会与经济顽疾事实上仍在原地。抗议者提出的诉求清单还在不断更新变长，其中之一是要求减免在政府允许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以前人们欠下的银行债务，而比未来终有一天会到来的燃料涨价更迫切的，还有已经近在眼前的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很显然，这并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队可能解决的问题。

哈萨克斯坦的风波结束了吗？眼下还未到终结的时候。